

張文環小說中的女性議題

作者：黃琬云

書名：張文環集

作者：張文環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 年初版

本書摘述：

前衛出版社出版的《張文環集》收錄了〈早凋的蓓蕾〉、〈重荷〉、〈辣薤罐〉等九篇小說，從一九三三年〈早凋的蓓蕾〉到一九四三年〈迷兒〉，記錄了張文環一生的文學活動與創作歷程。

〈落蕾〉與〈重荷〉是張文環在日本求學時期發表的七篇小說之二，〈落蕾〉全篇以人道關懷的憐憫之情，反映被殖民社會中農民階級的知識青年的出路問題，其亦體現張文環身為左翼知識分子的理想性格，認為階級並不能決定人的價值。對女性形象的雕塑上，呈現自信、沒有獨立思想的女人，註定在傳統封建制度備受壓迫的悲哀。〈重荷〉對於當時許多台灣人都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殖民地少年的啟蒙作用，內容除了觸及台灣人的靈魂外，也摻雜了揮之不去的愁苦。

皇民化運動時期，張文環的文學創作燦然可觀。此時期的小說主題特色主要有三類：

- (一) 民俗色彩濃郁的鄉土描繪，如〈辣薤罐〉、〈論語與雞〉、〈夜猿〉和〈闖雞〉。小說大多以台灣鄉土小人物生活為題材，延續了三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主題與精神，堅持寫實主義的風格。

(二) 傳統封建制度的批判，如〈閹雞〉、〈藝旦之家〉。描述一個傳統的女性、被動蛻變為不受傳統束縛的新女子，張文環對此等女性寄予無限的同情，也間接控訴僵化心靈的封建父權制度對女性如何之不公，並抗議社會現實的冷漠。

(三) 具深層意涵的皇民化書寫，如〈頓悟〉。此篇藉著一個知識青年，反映帝國主義挾著資本主義擴張勢力，對殖民地的剝削，對知識分子思想控制或拉攏，兩方的拉力使得知識分子深感矛盾與茫然。

心得評論：

張文環小說在在揭露傳統父權文化的傲慢與落後，為當時女性悲苦的遭遇發出不平之聲，顯示他獨特的洞察力；更過人之處莫過於他在刻劃女性被壓迫之際，又同時描寫台灣女性追求自主意識的掙扎實況。在殖民政權統治下，台灣有如被「閹割」的男人，無法展現應有的雄姿；又因受經濟或政治壓迫影響，自我主體與尊嚴逐漸淪喪，甚至自我矮化、去勢，於是所有被殖民的土地及人民幾乎全遭到陰性化。換言之，在男性世界的構圖中，因時局的關係，難有所發揮；而女性世界構圖中，反而可以隱藏於美感經驗，而傳達出女性深層的「堅持與反抗」。

張文環之所以選擇女性問題為小說題材，應是為了逃避殖民政策及轉移焦點。從他小說中的女性雖然在成長的歷程上，各有辛酸，各因遭逢桎梏而有難隱之苦。然張文環卻將激昂的民族情操，化為對女性生命主體的確立與突破，肯定女性的自我意識，間或批判傳統父權

體系對女性生命的操縱；透過筆下女性剛毅精神，強調樂觀的生活態度，為戰爭時期的台灣人提供活下去的信念。因此，在描繪女性的生活處境時，張文環並不全然把殖民統治者視為壓迫的唯一來源，他把注意力投射在台灣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性別壓迫上。

張文環筆下的女性分為以下三類：(一)父權至上型：對舊社會中父權所決定的一切，能逆來順受，例如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達成婚姻或隱忍生活上所遭遇不平對待的女性；(二)獨當一面型：對整個大環境瞭若指掌，屬精明幹練型的女性；(三)自我覺醒型：從默默接受到內心掙扎、省思，而後做出反抗傳統行為的女性。¹

(一) 父權至上型：

傳統中國社會父權制度和家族制度十分嚴謹，婦女地位十分低落。尤其是在封建社會裡，女性的存在，於生理上僅是洩慾的對象和傳宗接代的生產工具；於社會價值上僅是奴婢或附庸，女性於精神上沒有主體意識可言，呈現窒息狀態。

張文環〈早凋的蓓蕾〉中的秀英背負著「全家人」的生計問題，她為了改善家中的經濟，同時也沒有勇氣向父母表示自主婚姻的想法。於是掙扎於戀愛、金錢與婚姻中的秀英，最後痛苦地離開愛人，嫁給一個沒有感情基礎的男人。卻因已懷有男友的骨肉，而遭到退婚。像秀英這般的女性，隱約已跨越第二、第三類。

¹ 參考津留信代〈張文環作品裡的女性觀——日本舊殖民地下的台灣(上)(下)〉，《文學台灣》第13、14號，1995年1月、1995年4月。許惠玟〈張文環小說的女性形象分析〉，《台灣文藝》第166期，1999年2月，頁13~32。

我想逃避責任？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你想想看，一旦我們結了婚，你還能繼續讀書嗎？如果跟我結了婚，你還能繼續讀你的書，又能兼雇到家庭經濟的話，我又何必要這樣自苦呢？可是萬一做不到，事後你一定會後悔。要是只有你我兩個人，你繼續讀你的書也許還沒有什麼問題，可是我還有父母跟弟弟。能跟你結婚，我當然是什麼都能忍受，可是你的前途……²

若不是秀英充滿遠見，恐怕一意孤行與義山結婚後，兩人的婚姻生活可謂堪慮。秀英在做如此決定時，內心充滿苦惱與無奈，但是理性終究戰勝感情，傷心並沒有使她的生活停駐。

在〈迷兒〉裡阿花就少了秀英的堅持與判斷能力。她接受父親為她招贅的夫婿，不久，順利生下雙胞胎男兒，但婚後的生活並沒有如預期的更安適甜蜜，反而因為家中人口增加，經濟更形窘迫。胡適對於父母親不顧子女的前途，糊里糊塗匆促的決定其終身大事，發出嚴厲的批判：

中國男女的終身，一誤於父母之初心，二誤於媒妁，三誤於算命先生，四誤於土偶木頭。隨隨便便，便把中國四萬萬人，合成了許許多多的怨偶，造成了無數不和睦的家族。

3

在傳統禮教中，家庭將女性的身體、感情、甚至思想，都當作是父權社會的附屬品，女性根本沒有人權、女性意識與能力；若是兒女自主訂定婚約，則稱為「私訂」，等同於目無尊長，在外人

² 張文環，《張文環集》前衛，1991年初版，頁23~24。

³ 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聯經，1998年，頁222。

眼中可謂大逆不道；但受過新教育的女性對如此無人性的禮教早已忍耐多時，無奈在面臨親情與愛情抉擇時，內心仍備受煎熬，家庭倫理的道德力量往往凌駕個人婚戀自由意識上，被迫屈服於孝悌的假象。

〈藝旦之家〉中的采雲兼具養女與藝旦的雙重身份，命運多舛。父權文化將女人「物化」為男人的附屬品之後，資本主義又將女人變成賺錢的工具與流通的商品，勞動階級的女性被夾在資產階級的強勢男性與同階級的弱勢男性之間，殖民者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宰制更加強了這種現象。戰爭時期的台灣家庭常看到「媳婦仔」的惡習，目的大致分成純粹養成自家的媳婦與養成娼妓兩類。⁴采雲之養母便擅用采雲的功利價值，以其為搖錢樹；之後更百般阻撓采雲與楊秋成的單純交往，不答應讓她辭退可日賺千金的藝旦工作，並勸誘她繼續接待客人。由此小說隱約可看出養母似乎是無形的父權殺手，尤其是她殘害采雲，間接促成茶行老闆以「買賣」方式，玷汙養女之殘劣手法，更是令人目不忍睹的。

張文環小說中，生活在「父權至上型」家庭裡的女性，時時面臨著迫害、歧視與剝削，過去不堪、隱忍現在、遑論未來，何談生命意義？又社會上由父權衍生而出的三從四德社會規範，更是將女性銬上一層層無形的枷鎖，從裡到外完完全全的壓制住。

（二） 獨當一面型：

張文環筆下能夠獨當一面的女性，大多有積極的人生觀，不

⁴ 吳麗櫻：〈張文環小說中女性題材之研究〉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頁26~27。

畏社會上的不平與男女之間自古以來的差別待遇，顯示出女性不再只是被欺壓的柔弱角色，其能力甚至凌越男人，讓男人刮目相看。

《張文環集》裡精明幹練型的女性，如〈重荷〉中獨挑家計的母親、〈閩雞〉中促成阿勇與月里婚事的媒婆阿金、〈辣薤罐〉中的擅於商業買賣、處事圓融的阿粉婆，都是有主見、精明幹練的女性。

〈重荷〉中健的母親在父親被警官帶走後，一肩扛起家庭經濟重擔，又獨自照育二個孩子，生命中充滿了堅強的韌性；對於和她同階級的小販，仍是以禮相待。而面對不公不義的事件，她又使勁的反抗到底，亦即為了生計，抗議殖民政權。

〈辣薤罐〉中的阿粉婆揚棄了父權文化的道德矜持，常常主動與男人打鬧嘻笑，不僅勤於妝扮，還懂得做人，對人心瞭若指掌，富正義感，人緣頗佳。雖然阿粉婆在言語上會和男人露骨的開玩笑，但實際上，她還是有分寸的，如果男人太過得寸進尺，她便以嚴厲的眼光制止對方。在當時民風純樸保守的年代，阿粉婆的灑脫的確引人羨慕與佩服，更在心裡由衷的尊敬，因為阿粉婆對男性若有似無的制約性手段，恰恰抒發了女性壓抑已久的心聲，紓解心中苦無人解的痛楚，遂阿粉婆象徵著女性心靈深處的解放者。

而同阿粉婆相類似的角色也出現在〈閩雞〉裡。促成阿勇與月里婚事的媒人阿金婆，眼看鄭、林二家的婚事，將因土地與藥房價錢問題而談不成，聰慧的阿金婆看出三桂與清標各有所算

計，在價格上誰也不讓誰。於是她運用智慧與口才，說出世態人情的話，也點出三桂的企圖心，在她勇於站出來調解後，才敲定這樁婚事，也可說是一筆交易。

張文環小說中獨當一面的女性，與今日所謂獨當一面者尚有一段差距，但是女性不論其年紀、教育程度，那股不讓男性專美於前，聰慧、果斷的特質，提升了女性身為人的最基本價值，儘管在當時男女仍有明顯的界線，不論女性思想上再如何獨立，仍有許多無法突破的傳統圍籬。

(三) 自我覺醒型：

女性對於父權社會中有關「性別權力」的自覺和反思，不僅產生與父權社會抗衡的力量而已，更要能從女性意識的自覺中，塑造女性獨立自主的人格理想，爭取女性的主體地位。女性受男性威權的壓抑，需長時間來復原。她們一方面出現被壓抑的反抗意識，另一方面則欲展現女性主體發展的新面貌，如勇敢追求自我，或情感、肉體等慾望。⁵張文環小說中關於「女性自覺」的主題其實不少，在作品中表現女性面臨資本主義、娼妓制度、家庭倫理下的衝擊，堅強又隱忍的在社會的夾縫中追尋自我認同與超越，可以〈閹雞〉中的月里為代表。

一開始以沉默表現的月里，連最基本的自我意識都沒有。其母面對女兒被當成商品般的交換婚姻，也只是流著淚默默接受，彷彿在「傳承」以夫為貴的傳統思想。當將出嫁的月里對父親替自己決定的婚姻所賦予的一席話「女人的命運與菜種一樣。一切

⁵ 參考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 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頁18~19。

都是天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人的血緣雖然是在娘家這邊，但這一點與女人的命運完全無關。女人的命運是跟婆家相同的，而這一點，完全看一個人的如何努力而定。」⁶父親此般敷衍的話，無形中開啟她自我意識的窗，但僅止於內心的對整個大環境的悲哀與不安，尚不能有更具體的反叛行動。就在月里的丈夫阿勇生怪病、自己回娘家求援反被羞辱遺棄之後，潛藏於女性內在的自主性完全被激發，突如其來勇往直前的骨氣，月里的人生出現巨大的轉折。

月里自忖自己算是被娘家拋棄不理了。當年被父親當做交易的貨物嫁出，婚後娘家就不再把她當成「自家人」；公婆又相繼去世，二十一、二歲時丈夫就被生活擊敗，自己成為「活寡婦」，同時也失去父母的保護與管教，她必須獨力扶養丈夫。對於無能的丈夫阿勇，月里既同情他又埋怨他。從此處男性與女性在家庭裡的地位有了翻轉，身為女性的月里，以同情、悲憫的角度看待家裡懦弱的男性，她也思及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扮演與存在價值，使得她由宿命乖巧逐漸自主堅強，內在已然覺醒。

月里主動與娘家自私的父兄斷絕關係後，月里不再信守父權威勢下的假道德與家庭倫理觀念。在小說中，張文環詳細地描寫月里覺醒過程中的矛盾心理與覺醒意識，從自暴自棄到情慾解放，觀看月里這個角色，充滿了悲劇英雄的光環。在這層層女性內在反覆掙扎的情節之中，又夾雜著第二個軟弱無能的男性——阿凜。當月里與阿凜相愛後，她對阿凜的妻子大頭仔深感厭惡。月里覺得擁有真愛的自己與阿凜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因此當大頭仔帶著一大群人到月里家興師問罪時，月里堅決地以生命

⁶ 張文環，《張文環集》前衛，1991年初版，頁223。

來反抗她。月里的勇敢、不畏懼傳統禮教的確是難能可貴，也突破女性為了一己之愛戀，奮不顧身，不懼固有禮俗、世人眼光的女性勇氣；但是，事實上阿凜的妻子也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她在外貌上已屈居劣勢，阿凜又討厭她對自己的婚事隱忍、唯命是從的態度；阿凜自己向父母妥協屈服，卻自私地將怨氣出在無辜的妻子身上，相較於月里，大頭仔只是舊社會中不幸的女人而已。

月里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性，她的自主堅強突顯出男人懦弱與妥協的劣根性，但是在整個大社會尚未做好接受女性獨立自主與覺醒時，像月里這般的女性恐將會被世人攻訐的體無完膚。可歎女性覺醒之路竟要歷經時代與社會種種的考驗，尚未必能有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從另一角度思索，月里反抗精神的表現，讓人不禁聯想到，她採取從父權社會消失的方式來換取她的尊嚴，儘管最後無法保全生命，她也執意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也只有像月里這般認真思索自己命運、向前邁進不因身心的任何病痛而消沈的人，才有資格得到幸福，無完膚，甚至以悲劇收場，讓人不禁感慨萬千。

結語：

張文環所描寫的女性人物，雖然在時代的背景下，仍深受傳統父權觀念的影響，但他能夠站在人道的立場，鼓勵封建制度下悲苦的女性自我覺醒。他也透過小說指出待價而沽的父母之命與童養媳的婚姻不符時代潮流，終究會遭淘汰，並進而提出改革的意圖，擺脫以男人為本位的心態，期許女性應有從男性附屬的地位中超拔出來的自覺，不該愚蠢懦弱地淪為傳統婚姻下的犧牲品。遂女性要先能夠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與男女平權等，才能活出自己生命的不凡之處。除此之外，張文環在刻畫女性被壓迫之餘，又同時描寫台灣女性追求自主

意願的掙扎實況，肯定女性自我觀照與覺醒，批判台灣封建社會的父權制度對女性能力的壓抑及權益的戕害。

因此張文環戰前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大都能充分自省，由自省的過程一步步思索改個方案，並且不斷追尋其存在的價值；戰後小說中的女性，更進入兩性彼此尊重，互信互賴，共創雙贏的兩性關係。小說中堅強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張文環內在的堅持與反抗，除了愛國、愛鄉、愛家，更為女性的覺醒、獨立之路，燃起希望，創造女性新天地。